

「增订本」

黄坚土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恩想門

先秦诸子解读



「增订本」 黄坚 著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思想門

先秦诸子解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 黄坚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240-9

I. ①思… II. ①黄…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5279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著 者：黄 坚

责任编辑：董汉玲

封面设计：门乃婷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艺和天下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毫米 1/16开

印 张：21

字 数：282千字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240-9/B·081

定价：3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李学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是一本见解独特、语句犀利、才气纵横的书，相信大家读后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这本书的标题《思想门》，在我心中激起了深深的忆念之情。

书的作者黄坚先生与我相识未久，他的叔父黄宣民先生则是我多年故交，长期一起从事过思想史研究工作。熟悉我的朋友都晓得，1953年冬我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到历史研究所，其后一直到“文革”降临，都是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身边。侯外庐先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他在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后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当时侯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思想史纲》等专著，就是在这个研究室完成的。

侯外庐先生十分重视吸收青年后进，研究室的人员逐渐增多。开始时大都从其他单位调入，随之有新毕业的大学生，后来均成为思想史学科的专家。黄宣民先生是1959年自中山大学来的，不久侯先生便发现他学习努力，思维明晰，并且文笔清通，于是按照侯先生自己特有的培养方法，在安排任务中陆续加强工作量，使他很快成长为研究骨干之一。尤其是到拨

乱反正以后，侯先生因“文革”时的不幸多年卧床，不少文章都由黄宣民先生提供协助。他接替侯先生任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后，更是全力投入，成绩显著。

黄宣民先生于中国思想史上下贯通，最后特别关注于明代的泰州学派。1991年，他亲往江西永新访书，在颜学恕先生处获见泰州学派颜钧的遗集。经他联系，这部孤本得由历史研究所收藏。他对该书做了整理研究，撰写出专门论文，同时加以校点，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泰州学派研究的重要贡献。记得他当时对我讲，计划继续研究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罗汝芳，我也屡次怂恿。不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竟终于没有达成宿愿，这是我近些年来想起就惋惜叹息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我知道黄坚先生也爱好思想史，而且写出了这本《思想门》时，是感觉多么高兴。

黄坚先生告诉我，他以《思想门》作为书题，取义于罗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而“思想者”原为群雕“门”的组成部分，“这是思想与门，最形象，也最有名的一次结合与分离。思想是一道门，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我很赞同这段话的寓意，愿有更多的人通过这道门而登堂入室。

重版自序

结集成《思想门》的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首先都是网络文字。当初动手写的时候，绝没敢奢想，有一天它们会像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本书。更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8月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思想门》后仅一两个月，三联书店（香港）就来联系出版一事，并在次年五月，出版了《思想门》中文繁体字版，面向海外发行。

现在，它竟然又有了增订重版的机会。

在经历了太多的焦虑期待和磨折之后，生活像是突然转换了一副慷慨大度的面孔，送上了一份堪称好运连连的礼物。

想当初，我一边写着这些与生活完全无关的网络文字，一边在生活的波涛里奔走。如果无处可去，独处一室，就在电脑桌前连续地敲打，常常是连续敲打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电脑桌前的时光流逝得格外的快，往往肩酸背疼之时，也就是饥肠辘辘之际。每日三餐很难真正做到按时按点，更多的时候都是写到自然停，然后独自走向空空荡荡或满满当当的冰箱，看看能给自己弄点什么吃的。我印象强烈的是，刚刚还在庄子、韩非的世界翱翔、沉潜，一转身就站在洗碗池边，面对一池子要洗的锅盘

碗筷——它们通常是积攒了数餐的结果。不过，如果没有更好的放松条件，洗衣、洗碗，倒是松弛神经的一种好方法。

用一句我曾经说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话说：他们都是没有条件的人，在做一件没有条件的事。

我写《思想门》的网络文字，也是这样。

其实，在动手写这些文字之前，我的阅读和思考兴趣并不在这些方面。那时我的主要兴趣，在欧洲中世纪和基督教中早期历史及相关人物和事件上。这一有些奇特的兴趣一直持续了至少有十五年。虽说是断断续续、鸡零狗碎和业余肤浅的，却也没有真正中断过。起初的兴趣，应该是由欧洲绘画——主要是印象派绘画引起的，后来就慢慢直接集中在宗教（准确说是宗教史）本身了。可资证明的，是我书架上的书籍，它们绝大多数属于此类，或与此有关。其中有些至今仍给我以深刻印象和影响。比如朱锡强编著的《梵蒂冈教皇秘史》，这本小书让我大开眼界，并给了我顿悟性的启示。又比如美国学者罗伦·培登（Roland H Bainton, 1894 - 1984 年）撰写的马丁·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陆中石、古乐人翻译），引导我走向了马丁·路德的世界。还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周士良译），书中后部分对于时间的叙述，曾经让我激动不已、激情澎湃。而以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为“桥墩”的脉络线索，使我对基督教的思想学术演进，获得了一种类似中国学案的了解，虽然简单，但很清晰。吸引我的还有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著的《基督教大思想家》（包利民译），该书叙述人物的条理性 and 文笔，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赵敦华教授的《基督教哲学 1500 年》，同样是一本好书，尤其是对我这样完全业余和简单的爱好者来说。我甚至在詹姆斯·W·汤普森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和《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中，也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那本广为人知的《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给我的启示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我从克洛维的受洗经过，感受到了一种新鲜文明的萌芽，怎样在一种盛大之后的废墟上以清新稚嫩的方式重新滋生。我从中获得启示

并坚信，所谓中世纪，并不只是一个特殊、具体的历史阶段和过程，它是地球上永恒循环的多幕剧。它一直在上演，不害怕重复；它一直在结束，却又永不落幕。在与此有关的阅读中，罗素成了我的一位亲切可爱的引导者。《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特别是《西方的智慧》（马家驹、贺霖译）中那挥洒自如的文笔，在反复无数次的阅读后，肯定被我暗中偷窃并拙劣地加以模仿了。

在这条让我始终兴致盎然的阅读路上，有两个人物，成为我难以忘怀的身影：克尔凯廓尔和本雅明。前者的人生故事和他的《恐惧与颤栗》（刘继译，陈维正校），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脑子里一些奇不经的想法，肯定跟他有关。而对本雅明，简直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本雅明与基督教的关系比较特殊）。我购买了我所能见到的几乎全部他的中译本，甚至网上所见到的单篇论文，也搜罗无遗。由张旭东和魏文生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成为对我的人生和思考有深远和重大影响的一本书。书中张旭东所作中译本序言《本雅明的意义》的第一句话：

瓦尔特·本雅明的奇特风格也许是他奇特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再现。

这句话犹如电击一般，在第一时间冲击了我的双目和心灵。它在给予我信心和勇气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知道在我这一生，还有哪一句话，会比这一句对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后来把这句话，用我自己的语言为我自己作了一次简易、狭窄的翻译：

窝棚不摆博古架。

我一直认为，以上这些阅读经历，对于我后来写《思想门》里那些网络文字，并不是毫无瓜葛的。

相比之下，当时我的书架上，跟后来写《思想门》直接有关的书籍，可谓少之又少，我有印象的好像只有一本齐鲁书社的《论语集注》和一本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史记》。但有一本书，我必须在此特别提及：罗峻先生的《诸子学述》（岳麓书社，1995年第1版）。罗峻这个名字，除了专门

做先秦的，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吧。我认为他也是（至少曾经是）一个被学术史遗忘的人。1998 年秋，我专程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五叔，这是我跟五叔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时，五叔给了我几本书，罗峻先生的《诸子学述》正在其中，另有一本是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五叔为什么会给我罗峻先生的这本书，我现在是永远无法知道了，但这的确是一本我喜爱的书，对我有益的书，它文风清新，考核精严，条理清晰，不乏创见。如书中一再申明的，不当将孔子列于儒家。虽然在中国学术史上，这并非罗峻先生的独家之见——罗峻先生在书中还引《汉书·艺文志》为据——但对我来说，这已然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空谷足音！我是多么庆幸从五叔手里得到罗峻先生这本并非完整的著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本真正的经典。书前由李肖聃、杨树达、张舜徽几位晚近学人所作的短序，已足证罗峻先生此书的价值。我注意到，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了罗峻先生的这本《诸子学述》（同时还出版了罗峻先生的另一本著作《经子丛考》），版式看上去比岳麓书社的要富丽多了。罗峻先生终究不应是被学术史遗忘的人。

因为手边古代书籍，尤其是先秦典籍的极度匮乏，我在开始写《思想门》里的文章时，每写一人，就临时去买几本有关的书；由于经济上超乎想象的拮据，不可能多买，而且通常只挑选那些注释最简单，或没有注释的原著本，这样价钱会相对便宜些。我后来对北大胡少卿博士说到海子的诗句：

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其实是有真实的现实背景的。

也许更值得一说的，是我当时对先秦诸子并不熟。我曾在一个场合说，我对先秦诸子，并不比一个中学生懂得更多。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过于自谦。但我很认真地说，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自谦，而是实情。

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帮助作用的，一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古典文献知识，我的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的基础也相对还好；其次是有了网络和搜索引擎。

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没有网络，也就没有什么《思想门》。

正是凭借这两点，在诸多不利的环境、条件下，我可以做到比一般人更快地重新吸收和恢复建立对于先秦诸子的阅读、理解和表述。

所以，即使单从以上所述来看，《思想门》的问世，如同世间许多生命和孩子一样，也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不过，要说它仅仅只是个偶然，那也不是。关于这一点，我在三联书店（香港）版《思想门》的《后记》里，已简略说过了。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偶然的缘故，《思想门》里的多数文字，有一种天然好玩的性质。我把它想象为初生哪吒的海边嬉戏。我相信只要一打开书页，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些文字的缘起和面目来说，《思想门》的确是一本跟思想和学术无关的书。直到今天，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假如说《思想门》的文字，有一种生动的气质，那正跟它诞生的偶然性和那份无拘无束的好玩有关。生动感正是由“偶然”和“好玩”这一对“风火轮”转动出来的。

我很看重文字的生动感。没有生动感的文字我不爱。

说不清为什么，这种我所珍视的生动感，现在在我的笔底好像渐行渐远了，为此我感到了失落和沮丧。

还在《思想门》里的文字，以单篇文章的形式挂在网上的时候，完全超逾想象、近乎铺天盖地的评议就开始了。我后来粗略统计了一下，时隔两年之后，还能搜索出十万字。这应该是个有点惊人的数字。在所有这些评议话语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作者写这些文章，像是还没有穿好降落伞，就已经从飞机上跳下去了。

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看到对于我的文字，说得最好的一句。

这当然不是一句表扬和赞美的话。

但我认为它比所有表扬和赞美的话，更让我难忘，也更让我感谢！

在围绕、针对后来形成《思想门》一书文章的林林总总的议论声中，自然是有说好有说坏，五花八门，但我觉得，期待与回应之间，落差仍然

很大，我不知道其他书籍作者在这方面，是怎样的状况。在我本人，则是收获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喜悦和承接了同样众多的否定与冲击的同时，还是暗自感受到了一丝难言的遗憾。现在借此写序的机会，略举一例。在《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中，我带了一句“交易是需要成本的”，但好像从没有人留意过这句话。这句话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理论。对于经济学，我一窍不通，对于罗纳德·科斯，我也一无所知，我是在一次极偶然的网络阅读中，知道这位经济学家和他的这一理论观点的。但它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思绪的天空。直到今天，科斯的这一理论观点，都是我最难忘、也最可宝贵的一句人生指南般的“喻世明言”。如果没有来自罗纳德·科斯的这一理论观点作支撑，我想《彻底废弃儒学》一文，会立即倾颓、垮塌一大半。

至于我在文中说到的“文明体”，我相信这个地球没有几个人明白它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举凡人类（包括个体和群体）的实践行为和意识体验，大到巨型创造，小到意念一闪，都可以成为我所说的“文明体”。它既包括具象的实在，也包括抽象的意念。

俗语中有一句“开锯就有末”，通常用来表示行动与收获的关系，但我把这句话放到罗纳德·科斯的理论和我所说的“文明体”的语境中时，它所表示的意义就正好相反——这就是成本与耗损的概念。

也许对于“交易成本”表述得最好的，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则寓言故事：狐狸给两只乌鸦分奶酪，最后，奶酪全部被狐狸以“仲裁”和“中介”的理由和方式吞食了。

我相信，古典社会为现代社会所替代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古典社会的中介成本越来越高的缘故。

回过头顺便说一句，出生于1910年的罗纳德·科斯，至今似乎仍在颐养天年，在此诚挚祝愿这位老寿星能一直与健康和幸福为伴。

在《思想门》成书后的一两年里，我一直不太有勇气来翻一翻自己的这本著作。紧张和不安一直是我面对它的基本心态。有时克服胆怯打开书页，好奇与恍惚之中，一边翻看，一边会心生疑惑，这是我写的东西吗？由此我会想到周星驰的电影《整蛊专家》，刘德华饰演的良好青年车文杰，在片末的打斗戏中，由于误食药丸而勇气倍增，陡然间变得强壮有力，孔武非常，然而药劲一过，立即回复了平常的斯文秀弱。我因此又想到了约翰·列侬传记中的那句名言：

上帝通过我来表达音乐。

这是一句凝聚了极度谦卑和无限狂放的话。

有好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说过同样意思的话。

这次《思想门》的重版，是以所谓增订的形式。增，指的新增的有关《孙子兵法》的部分。订，本来自然是指对之前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出版的《思想门》的修订。但此次的所谓“订”，需要略微说明一下。其实并没有多少对于原稿的修正，如果说有，只是把长安版的几处修改，又恢复到了原稿（也就是网络稿）的状况。比如《换个角度看孔子》中，有一句“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私人性质的。”长安版中被改为了“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人为的。”（长安版正文第2页）现在把它改回了原样。又如《孔子打劫》的最后部分，原有以下一段文字：

如今，只要你对《诗经》有兴趣，对《尚书》有兴趣，更别说对《论语》、《孟子》有兴趣，那你就一定儒了。甚至，你对诸子百家有兴趣，你喜欢翻一翻《尔雅》、《山海经》的插图，那你就国学了。而国学是以儒为代表的（谁说的？官员兼学者说的！），所以，你也就间接地儒了。不是有人也给鲁迅赏了顶“国学大师”的帽子吗，由此看来，鲁迅的被儒，也就指日可待了。

长安版中，这一段被删除了，现在同样原样恢复。

像这样的“订正”，还有几处。

总之，这次的“订”，主要是将之前被删改的文字，尽可能恢复到网络原文的样子。无论为好为坏，原来是什么样子，就尽量还让它是什么样子吧。

说到《孙子兵法》，我就会想到易中天先生。想到易中天先生，我就想起在我心中积蓄已久，早应感谢却一直未有机会表明的感谢。

对于一直飘流在社会上的我来说，正是《思想门》的成书，让我最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长辈和师友的温暖 and 力量。

我在给三联书店（香港）写的后记初稿中，曾以《战国策·燕策·苏代为燕说齐》中伯乐与骏马的故事，来说明李学勤先生的序言，对于《思想门》的意义。虽然那篇后记后来未被采用，但在我心中，李学勤先生是当然的伯乐，只是我和我的《思想门》，距离千里马的喻义，恐怕正有千里之遥。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张海燕先生，是五叔的学生。那时我还在北京的大学读书，曾在五叔家中，偶然遇见过几回海燕先生，名字肯定非常熟稔，人却不很熟。久未联络，甫一提及，海燕先生便慨然允诺，积极主动，让人感愧难以言表。

邹昌林先生与海燕先生同在社科院，与我素不相识，匆匆一面，却给我留下了宽厚谦和的印象。

江向东先生也在思想史研究室，据闻是邓晓芒先生的高足，快人快语，慷慨激情，诚所谓性情中人。

我跟胡少卿先生认识时，他还在北大攻读博士，现在早已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师。胡少卿先生帮忙写的《铁划银钩》，显示了一位青年诗人流美的文笔。我记得我的回邮是：有流风回雪之姿。

李怡和魏崇武，是我的两位大学同班同学。李怡兄才华横溢，早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翘楚和领军人物。他还曾是中国最早最年轻的教授，学术著作近于等身，让人望洋兴叹。

崇武毕业后一直在校，现在师大古籍研究所任职，是一位真正的笃学

之士。崇武身上有广东人特有的平实笃厚作风。不仅如此，外表看似不多言语的崇武，为人真诚恳挚。记得我在写苏秦一文时，因一时找不到唐兰、杨宽、马雍三位先生的文章，后来是崇武从北京的母校复印了寄到广州。兹事虽微小，今人多不为。这是崇武兄令我衷心感佩的地方。

另有几位友人，在《思想门》出版后，曾作文鼓励。如冯永锋先生，陈寒鸣先生，同学魏家川和好友武维春（宋力）。

冯永锋先生是《光明日报》的记者，也是北大中文毕业。永锋先生与我同样素不相识，应该是通过与少卿先生的关系而写了《思想门》的读后文字。永锋先生的这篇文字，是迄今为止所有评议《思想门》的文字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篇。但我至今未与永锋先生有一面之缘，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只是后来我才留意到，永锋先生的那篇文章，是他本人亲自发送到我邮箱的。这里顺便说一句，永锋先生在《光明日报》从事的是环保方面的工作，并早已成为国内在这方面的杰出人物，每次我在报纸和网络上看到冯永锋先生的名字和报道，都会油然生出一份自豪和敬意。

寒鸣先生与五叔有师生之谊。我们之间也是久已闻名，却未曾谋面。直到我在北京期间，专门抽空去了趟天津，这才有缘识荆。寒鸣先生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由于一直任职于天津总工会，所以，又撰有大量与工人阶级状况有关的现实文章，两线作战，著述颇丰。在寒鸣先生身上，能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执着追求的气质与精神。

家川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中，极少数留任高校者之一。博士毕业后，家川一直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家川不仅与我同学、同寝室，还是半个江苏老乡，同为淮阴人。家川兄性情热诚敦厚。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寻求出版机会，家川兄携夫人乘坐公交汽车，从西三环的首都师大，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区，来到东三环的农光里小区，怀里竟抱着一瓶足有两三斤重的葡萄酒！

每次到北京，见面、聚餐最多的，总会有家川兄一个，当然，是他买单。

宋力老兄是我在东部工作时结识的文友，是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的东床快婿，曾长期担任《扬州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江左文人的古雅情趣与风范，在宋力兄身上，犹然清晰存焉。去年与宋力兄见面，欣闻他已升级荣膺为外祖父，可喜可贺！

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寒鸣先生和家川兄、宋力兄的文字，均未能见诸传统媒体，或主要媒体，这当然是由于我本人和拙著的缘故。

此外，对于网络上所有知名或不知名网友的评议，无论是褒是贬，是赞是弹，在此均一体致谢！

在北京寻求和商议出版《思想门》的前后过程中，我曾两次去清华大学拜访问兆武先生，也曾在北京医院探望生病的卢钟锋先生，后来在从江西回广州的途中，绕道长沙去岳麓书院看望了陈谷嘉先生，他们都是五叔的生平好友。虽然我那点拙劣的想法和文字，不足供几位长辈一晒，但与几位先生的见面，还是使我获得了一份鼓舞和激励。

对于易中天先生的感谢，我在《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回应易中天先生》中作了表白。

最后，应该表示感谢的，还有陈明先生。陈明先生在此事上的认真与坚毅，同样让我难忘。而他的看法和做法，在客观上，也推动和促进了《思想门》的传播与销售。所以，在此一并予以真诚的谢意！

2012年4月16日

目 录

序/李学勤 \ 1

重版自序 \ 1

上编 诸子群像

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 \ 3

激情孟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还是祸端 \ 18

墨子的草鞋哪去了 \ 34

遥望庄子：一位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 \ 51

纵横家苏秦的谜样人生 \ 73

中编 重释韩非

韩非之死的隐义 \ 99

韩非，他被谁抛弃 \ 112

韩非专制的对象在官不在民 \ 122

那道斜视的目光

——韩非民众观探析 \ 140

韩非，一个权谋主义者的信用观 \ 164

下编 谈孔说儒

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 \ 175

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 194

增补 《孙子》新议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涵义

——兼论《孙子兵法》含有和平主义思想之谬说 \ 215

易中天：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 \ 241

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回应易中天先生 \ 245

“全国”、“破国”——到底说的谁的国？

——《谋攻篇》首段中的指称对象再辨析 \ 255

“上兵伐谋”非指“政治”论 \ 272

孙武生平：一道数学题中的历史迷思

——对《春秋史》一段文字的疑问 \ 285

后 记 \ 299